

9

戰慄的季節

入睡前，蚊帳外面的風吹著，還夾著樹、風及長屋草頂的雨水沿著屋簷滴滴答答的交響。硬木上很難入睡，夜半醒來，外面樹林的聲音卻柔和有致。天將破曉，樹聲倏然而逝，屋簷與枝桠的水滴仍然瀝瀝著，蚊帳外的一隻公雞棲在窗架上，輕啼中吐出一股冷霧，衝進清新的空氣中；冰涼的雙腳滑在堅硬的木板上，我不由得縮起雙腳，滾緊沙龍，再把肩上的藍白格子被單裹緊一點。天亮了，我步到長屋的迴廊，兩張面熟的老人臉龐迎面而來，雙眼笑眯眯的扁成一線，是巴畢德與巴烏來。他們邀我沿著火爐邊坐著，罩在一張大被單裡頭。內部敷著泥巴的鐵筒充當火爐，亮藍的鐵殼上漆著紅色花朵，火焰在筒內竄升。他們用手中的木柴辛苦的趕開一群狗，好騰出一些位置給我，一陣喝斥與揮手，那群狗遁入近處的濃霧，長屋的三十公尺長廊隱沒在重霧幕後。巴畢德的女兒捧著稀飯、燻鹿肉、紅茶過來，第一束晨光灑下，霧才依依不捨的散開，晨光斜斜的鑽過屋頂的小小草隙，早晨的氣溫開始上升。

這裡是浪蘇奧阿拿村，位於卡延河難行的「安部」大險灘。「安部」是印尼話「天恩」的意思。從峇浩河的琅必龍阿林村，我步行兩天，共四十八公里，一面割斷黃藤蔓，一面穿過叢林，繞過巨巖林立的瀑布，與水花霧氣終年不散的峽谷，「安部」險灘是我到阿波卡延（即婆羅洲中部高原）的最後一個小關卡。中部高原是六條河的發源地，直奔西里伯島、爪哇島與南中國海，我手中地圖的阿波卡延是一片大空白，上面印著「未調查」、「無可靠的地形資料」，幾乎沒有西方人涉足過。今天起的兩個月內，這就是我要探險的地方，我會繪製一張路線圖，將全區雨林內的河流、農田及村落連結起來。

早晨，我往浪那旺村出發，在叢林中有九個小時的路要走。因為路線不清楚，他們要我帶嚮

導，我請巴畢德與巴烏來領路，但是他們忙於割黃藤無法分身，我到長屋的走廊上找嚮導，花了半個上午卻一事無成。我決定自己摸索，我在叢林中四個月都能活下來，到了卡延河發源地的肯雅族村落，何況是「區區一天多路程」，我有自信找到路。巴畢德幫我畫了一張有河流與山岳的草圖，但是丟下一句話——傻瓜才一個人去，然而村裡其他人不為高工資所誘。他們嚴肅的警告我，路線容易混淆，路途又遙遠，這段路尤其不可單人獨行。手繪草圖看起來很簡明，我不懂他們真正的意思，那些緊張的口氣好像有點誇張，那種擔憂的口吻，我也沒有聽出來，不久，語氣又好像有點可怕。我仍然不太懂肯雅族的表達方式，只以為他們有點過慮而已。接近中午，我動身離去，心中只記住：如果找不到路，就折回。

不到一個小時，我就走完碧綠的旱稻田，鑽入叢林。鬱閉濃密的闊葉林將陽光摒棄在綠頂之上，散射的微光從交織植物的微細空隙中，漏到深邃的雨林內，彎曲偏窄的泥徑上，充滿陰森的冷氣。濃重的溼氣與沈重的藤籃背包，我很快的就汗水淋漓了。背包的肩帶是新換的，硬梆梆的異常難受，我只好脫下襯衣用來代替墊肩，偶然一陣微風迎面，光身的胸肋就涼快一點。我沿著還算清楚的路徑，穿過竹林，沿途的竹子有些二十公分粗，三十公尺高，高過膝蓋的樹根、苔蘚披滿的雨林、橫跨著泥巴與藤堵滿的小溪獨木橋，我又見到眼熟的地形景觀。速度不急不徐，我並不趕路。

遇到路上有叢林攔阻，便得彎下腰身，砍掉交錯如織的刺藤、懸垂的氣根、斜出的枝椏、密不透風的灌叢，才能繼續前進。許多現成的叢林綠洞，原本是村民砍出來的，身材高大的我，卻要彎下腰身才能穿過，有時候還得表演匍匐前進；一路上枯幹擠成一堆，外面有一層層的藍綠色

苔蘚，藤條和枝桠糾纏的綠幕，出其不意的會從旁邊斜伸過來，我好像夾在大瀑布下面。烏溜溜的大黑蟻隊伍，橫越路徑，隱沒在枯枝落葉的陣地，不久又從幾公尺外的地面鑽出來，還是一排縱隊，直往一棵倒在地面的枯幹爬去，失去蹤影；心形的大葉子有一公尺寬，重重疊疊的垂在路徑兩旁，相形之下，我像一隻小甲蟲，爬在綠油油的甘藍菜圃上。溼重的空氣充滿尖銳震耳、時斷時續的蟲鳴，掩蓋了自己踏出的脚步声，夜鶯的婉轉與犀鳥特有的厚重羽翅拍打聲，此起彼落，我有時呼喚著犀鳥的聲音（聞聲不見影的鳥飛）伴著我走完一、二公里的路程，那隻不再繼續跟的時候，我可再喚一隻。我時常模仿聽到的聲音，與叢林密談著。

長臂猿在「唔嘆——唔嘆」呼聲中，左手換右手的穿越叢林冠層；我躲在一顆板根樹後瞥見兩隻野豬，大而有力的長鼻吻，死勁的拱起河床泥石；一陣微風，吹散樹梢的一簇白花的香氣，許多白色五瓣的花朵，像迷你的螺旋槳轉著飄下，慢慢的降落在叢林的枯枝落葉上，我停了下來，深深的吸口氣，將瀰漫在半空的濃郁香氣，盡情納入心肺。

叢林內的光線、氣溫、聲響與氣味，不轉的替換著，一團溫暖的馨香空氣之後，很可能是一陣腐屍或排遺的惡臭。腐朽與新生的景象，裹著我行進的身子，紫色蘭花霸住一床枯木，摧倒的巨木馬上騰出一方天空，小樹苗紛紛地像彈簧躍起，爭先恐後的伸向那穿入的幾束陽光。

那天渡過許多小溪，水深都不及腰，清澈、冷冽、緩緩與安全。每回碰到小溪，我先抽出腰上的巴蘭刀，砍下一支兩公尺的小桿木，背包推上雙肩，緩緩的涉到對岸。浸淫在冷冽河水中的雙腿，舒適莫名，我鞋子不會脫下，以免上次割破的舊疾復發。渡到遙遙相對的彼岸，有時連接的去路杳然無蹤，我便沿著河畔尋尋覓覓百來公尺，才能接上舊有路徑，重返深林。失去蹤影的

路徑是靠沿著叢林邊緣來回的奔波，仔細的尋找，尋覓前人踏過的足跡或巴蘭刀砍過灌叢的切痕跡，路徑越走越窄或消失的時候，我就知道走錯了，我得折回到上一次的岔道，重新開始；我心翼翼的在過路的樹幹上，用小刀刻下記號，萬一迷路，還能折返浪蘇奧阿拿村。下午三點，已走過折返的距離，不過我仍然信心十足，時間應可拿捏得不錯，在天黑之前可抵達浪那旺。巴畢德的草圖與指示簡直棒極了。

我走到一塊露天空地，沿著林緣坐下，享受著照在長草上的陽光。我打開香蕉葉內的白米飯、肉乾、白水煮的蔬菜，灑上辣椒，享受著午餐。蚱蜢跳過與肩齊高的水牛草，衝到幾步之遙的彼端；亮麗的五彩繽紛蝴蝶，成群結隊的雲集在叢林地面，這是最好的徒步天氣：氣候乾燥，水蛭不多，不算太差的路徑，沒有趕路的壓力，一路上也沒有碰到什麼鬼怪，浪蘇奧阿拿村民的警告，早已拋到九霄雲外。我用香蕉葉拭淨手指，丟在腳下的葉子，很快的會化為叢林的一部分，我撥開水牛草，繼續推進，重回墨綠的叢林。馬上，我發現水牛草的齒緣像無數的利刃，我的臉、手、腿，淺淺的、癢癢的，全是血痕。

過了一個小時，來到了密林的山頂步徑，我仰頭望一望高塔般的蔓藤與枝桠，突然看到樹林下的一陣騷動，我從樹蔭中努力的看過去，一群婦女與小孩匆匆的逃入灌叢底下，不一會兒工夫，已被叢林吞噬殆盡，只剩下一小群男人，站在空地的林緣，各個面露恐懼，有一人手伸向巴蘭刀；這個景象令我相當納悶。爲了恢復他們的信心，我儘量緩慢的放鬆身體，面帶微笑，輕輕的解下我的背包與巴蘭刀，在這個緊急尷尬的關頭，我先讓他們知道我身上沒有武器。我們很不自然的相互問安。他們穿著破爛短褲，有的纏著腰布，帶著弓箭槍與長矛，拉長的耳垂、脖子、胸前與

雙臂，佈滿繁複的刺青；他們蹲踞地上，靠著沈重的背籃，金黃色的藤籃內，裝著米與滿竹節的野蜜，一隻死野豬很穩當的捆在一根木棍上，強韌的樹皮纖維穿過切裂的豬皮，改裝成兩條背帶。

我用印尼話講了五分鐘，表明我是誰、從那裡來、在叢林幹什麼等等，但是這些肯雅族人只會族語，大部分的印尼話都沒有聽進去，我只想表白我沒有什麼可怕的，他們好像心定了一點，但是沒有辦法溝通，大家一直是站著，不會坐下來。目前的情況太浮面，沒有辦法逗留下來，所以我們各自背上東西，分道揚鑣。他們朝另一個方向迅速的撤走，令我疑心大起，我回頭看一眼，墊後的兩個人還站在空地邊緣，手執吹矢槍，那種不信任與恐懼的臉色，令我差一點昏倒。我努力友善的揮一揮手，然後大家才各自走開，那群婦女與小孩始終沒有再看到第二眼。

過了幾分鐘，是一條狹窄的稜線盡頭，蔓藤與枝椏外頭底下，是卡延河河谷，脚下伸展著一片無垠的鬱閉樹冠，遙遠地與藍灰霧靄連在一起。我看見淡淡的一縷青煙瀟過枝梢，飄向午後的天空，樹海下，散落八個肯雅族村落。我對肯雅族村落的認識全得自語焉不詳的博物館誌，二次大戰期間的湯姆·哈里遜及偶爾到過這裡的傳教士的一些旅遊見聞之類的報導，肯雅族仍保持強烈信仰靈魂的傳統，這仍然是一個充滿神靈、預兆與巫術的部落。

我停駐的時候，腦中升起剛才碰到的肯雅族人他們臉上驚駭的表情，令我深深的感到不安，還有，那些婦女與小孩為什麼瞥見我之後，便馬上躲藏起來？這件意外難道是應了阿波卡延的警告與傳說嗎？我又想起三個月前的夜晚，還在琅界亞的傳教團駐紮地，倪翁雅警告我別在沒有樹木的空曠農田或夜晚露身，她說：「人家會畏懼。」那晚她也提到「峇里沙冷」，我回到房間內查字典的結果，「峇里沙冷」是指黑魔。我站在路徑上，那耳邊風又鑽回耳朵：「叢林精靈……血祭

……脚穿彈簧鞋，跳越樹頂……孕婦失蹤……賣血給石油公司。」
我的腦海想著迷信、遠古傳奇與口傳故事，又舉步繼續前進，但是我已不再注意路徑，我開始絞盡腦汁回憶那些相關習俗。

肯雅族興建新屋時，有祭神的傳統，我以前見過一次。他們把公雞血或豬血倒入安放第一根屋柱的洞穴內，在荷蘭殖民之前，是用少女的血來祭神的，可能是一個奴隸或一個俘虜。有了血祭，土地神「峇里且那」會施法，賜福興建工程，保護建築工人。

婆羅洲島的東南海岸，靠近三馬林達、丹戎舍洛、巴厘克巴板，以及北沙撈越等地，進行著許多重大工程：大橋、大樓、公路、水力發電廠，每一件工程都有其管屬的神靈。例如「峇里敏雅克」（石油之神）；「峇里羊巴且」（鐵橋之神）；「峇里魯瑪吉」（大廈之神），各個神靈都要血祭，專門由「達勇」主司祭典。所有工程開工之前，必定要請「達勇」安撫相關的神靈，否則當地工會不敢開工，怕招惹神靈。有太多的工程就是因為沒有這道儀式，橫遭到各種阻攔，例如，公司報告中有失靈的機械設備、異常惡劣的氣候、傳染病的肆虐、工人不假外出、車輛在一夜之間失蹤，又在泥沼中找到等事，甚至連印尼國家石油公司也要請「達勇」協助工程開工，這個國營公司有吃過苦頭的經驗。

動物血，在公開正式場合是用來代替人血的，但是叢林內陸原住民不太相信這種代替方式。中部高地原住民對於所有近海地區的開發計畫，都存著疑心與懼怕，那些部落村民認為，一幢長屋的柱子，過去是需要一個人的血祭，那麼，要建三十層樓的鋼筋水泥辦公大廈，需要多少人的血呢？我曾經聽到高地村民用人血計算工程建設成本，部落村民說，水力發電廠要「二百人」，鐵

摘要「一百人」。很少人認為那些開發計畫是一種就業機會。

「峇里沙冷」是半人半神，住在叢林裡，他的任務是收集人血。很多人相信「峇里沙冷」受雇於石油公司，我聽說過二·四公升血的標準售價是一百萬盾（約一千五百元美金），為了一項大工程，只得拼命雇用許多「峇里沙冷」。我一面走著，一面想，這些叢林村民可能誤認為我便是「峇里沙冷」吧！但是我會講印尼話，我有信心讓他們知道我是誰。

其實，我並不知道「峇里沙冷」的面貌是千面的，而且在每年的某一段時間才會出現。就在我正巧走過阿波卡延之時，「峇里沙冷」就是「一個碩長、白皙、棕髮、獨行叢林的人，他會在除草時令，從沙撈越翻山越嶺而至。」

我長途跋涉了一天，馬上就要結束了。抵達浪那旺正巧天黑，卻不見歡迎的人群。村民在田裡砍草，因為事先的那個預兆——我的來到，他們兩個月前就知道了，因此我所受的冷落款待，自不待言。以往我一脚踏入沙撈越或加里曼丹的任何村落，馬上湧來一群興高采烈的兒童，緊緊的追在我背後，兒童又叫又跳的氣氛，很快的會引起原本無精打采的狗也跟著狂吠起來，公雞也會湊上熱鬧，啼叫著；頭一個晚上，通常有一群村民擠在酋長長屋中間候我，大家一起飲酒、歡笑、講故事，興緻來了，便依著「沙拔」三弦琴，跳鬧到深夜。在叢林中，即使只呆了一段很短的時間，也期望到長屋發洩與狂歡一下。

在浪那旺的頭一個晚上，與往昔有天淵之別。我與酋長巴比亞及他太太三人枯坐著，沒有人來探望，長屋出奇的安靜。巴比亞撕下筆記簿，用我送他的煙草，捲起雪茄抽起來，他很舒適的穿著方格子的沙龍與白色襯衣，漆黑的頭髮剛在河水洗過後還是烏溜溜的，他實在是駐顏有術的

六十三歲老人。當火柴劃亮的時候，依稀可見雪茄上學校功課的鉛筆字。

巴比亞看著別處問道：「先生，您爲什麼來到阿波卡延？」

「我是因爲幾乎沒有白種人來過才來這裡的，何況我還帶了散槍彈來換黃金與伽哈羅（沈香木）。」

他滿臉狐疑，怎麼可能有人從老遠的地方來，只是爲了我說的那些理由呢？晚上，我告訴巴比亞在叢林的遭遇，他便告訴我「魔森塔骨」（戰慄的季節）的故事：每年十到十一月，村民都離開村落到稻田裡除雜草，並且在那裡搭一個小草屋，等待收穫；這一段時間也是傳統上獵人頭的季節，因爲這時許多人落單在田裡工作，方便獵人頭。雖然獵人頭的習俗已經戒除了，可是戰慄的季節因爲迷信「峇里沙冷」的緣故，仍然流傳著。

「村民懼怕神靈。」巴比亞警告我：「可別單獨在叢林中行走，這非常不安全。村民都知道你要來，他們若看見你在叢林中單獨行動，可能會傷害你。」

巴比亞雪茄頭的紅光逐漸暗淡下來，他使用腳把火撥旺，我們端著缺口的瓷杯，啜著熱苦茶。他的太太尹布尹丁就坐在旁邊，從一件破布的邊上抽出綿線，左手捻著一條綿線的兩頭，右手在大腿上一搓綿線便絞在一起。她一面用針，修縫一條破爛得可以的長褲，一面聆聽我們的談話。

「去年，」巴比亞又說：「『峇里沙冷』是一個棕色皮膚、長髮尖齒的人，穿著淺灰藍色無袖、軍服式樣的襯衫與短襪，他腳上有一雙特製的彈簧鞋，一次可以向上彈跳起四公尺，跨越十公尺，出其不意的抓到遠在那邊的人。他把抓到的人用藤條綁好，拿出小刀及橡皮啣筒，抽出手腕或腳上的血。屍體用藤條高高的吊在樹梢，沒有人會發現。」

我仔細的聽著，想像警察局複製要犯長相的方法，然而「峇里沙冷」的長相我難以想像，也就不太在意了。

「『峇里沙冷』是人類殺不死的。」他繼續說著：「子彈會彈回來，長矛穿不進去。當他年紀大了，會捉一個年輕人來訓練。」

巴比亞又說，去年有一位孕婦在浪安蓬村被「峇里沙冷」殺死。孕婦是第一目標，因為有二人的血。

這一夜，浪那旺的村民深深的把自己鎖在家中，直到破曉才開門。我滿懷興緻的聆聽巴比亞的許多故事，但是對自己身處險境卻不知如何是好，我對自己的印尼話的自信心太強，忽略了恐懼的力量。我以想像的安全感，根本沒有聽從村民的迷信來調整自己的行為，枉有二千九百公里的叢林經驗，我居然還這麼粗心大意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在破曉時分離開——形單影隻，我並不害怕。沿著卡延河，在浪那旺東南方的浪烏羅村，我受到襲擊了。我先是聽到兒童急促的在長屋木廊上奔跑的聲音、婦女的尖叫，然後是男人的聲音；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，過了好一會兒，我才知道這是我而起的騷動。一群（約有二打）男人手執長矛，衝到我站著的路徑，一陣激動的詰問與手勢（我不全然懂），他們開始動手了，扒掉我的背籃，拋在地上，我坐在排水溝上，沒有反抗，滿背是泥，他們圍成半圓形，圍繞著我，花了兩個小時，用印尼話細罵我的惡跡。他們不停的詰問，一再的搜索，我起了戒心，還好並未露懼色。他們要知道我單身行走的理由，為什麼沒有鍋子？我在卡延河谷幹什麼？我說明自己是怎麼從沙撈越翻山越嶺而來，但是他們不相信我的回答，我這時候才了解無力反抗的

處境。面對這麼多驚駭的村民，真是令人恐怖的經驗，我攜帶的東西散滿一地，有散彈、日記本、鹽、布、給朋友寫了一半的信。他們一直反覆問我背籃中帶些什麼東西，其中有兩個人從裡到外的徹底搜查之後，我才曉得他們在找彈簧鞋、放血小刀與橡皮啣筒。

他們反覆的兩句話是：「你為什麼單獨行走？」、「你不怕『峇里沙冷』嗎？」

事實上，沒有人在婆羅洲叢林獨自行走，因為那太容易罹病、摔傷或迷路。每年都有村民在叢林中失蹤，沒有蛛絲馬跡，除非是精靈，沒有人單獨行走的。要我向這些村民說清楚我不害怕的原因，簡直是辦不到的事。好幾個小時過去了，我的精神逐漸崩潰，面對這群驚駭、憤怒的村民的激動問話，讓我難以支撐，我一直採用邏輯與合理的回答方式，只有使情況更加惡化，如果說我不怕什麼叢林精靈的話，只會令他們疑心更重。我怎麼可能說服他們？我心裡煎熬著，這時要他們了解我是誰已變得無關緊要了，事到如今，我只祈求一件事，那就是全身而退，離開此地。我知道我要接受他們的恐懼之感，再用他們的方式來解決問題，要我說服他們的恐懼，那真是天方夜譚。這時，問題居然出乎意料的解決了。

肯雅族與其他內陸部落一樣，每個人身上都帶有驅邪符、護身符與除符咒的傳統習慣，他們稱之為「乩碼」。「乩碼」可以是任何東西，最常見的是唸珠、硬骨、木雕、壓扁的昆蟲、蜂蠟、子安貝殼、奇形怪狀的黑卵石（稱為鈎石）；「乩碼」可以是人做的，也可以是撿到的，但是最有威力的鈎石，是精靈或鬼神送的。「乩碼」多掛在脖子或手腕上，是每個人重要的飾物，它的用途要靠夢裡的啓示。「乩碼」是一個人相信精靈世界的見證。

想到這件事，也馬上想到我有一個小小包袱的香蕉針，是我動身前朋友送的，香蕉針長八公

分，面上有亮黃色圓點，香蕉可以拆下來，香蕉針上串了一條安全鍊子。我只有在浪烏羅村落，拿出來取樂觀眾過。

我拿出香蕉針說：「這就是我的乩碼，保護我不會被『峇里沙冷』傷害。」香蕉針的出現解除了他們的武裝，也引起他們的興緻，有一個人要摸它，我謹慎的要他別碰，在我前面一公尺的地方站住。

「我的乩碼有很強的『武霸』。」我說。「武霸」的意思很多，像魔力、威力、藥效都是。「小心一點，這個護身符是一位精靈特別為我親手做的，所以我不怕一個人在叢林裡行走。」這時，詰問的氣氛已轉換到對香蕉針的興緻上。

「那裡來的？」「什麼東西做的？」「身邊還有沒有？」他們要知道更多。

我自知對這種東西的了解非常膚淺，相反的，肯雅族與精靈世界的關係，有很淵源的歷史與很深的了解，所以我一時不敢，也無法捏造一個足以讓他們深信不疑的故事。他們世世代代有與正邪精靈共處的經驗，被二十世紀文明套牢的我，是精靈世界化外之民，是精靈不會理會的人，怎麼可能有他們這方面的知識。我對叢林部落相當尊重，他們有獨特的建築、社會結構、精巧的農耕技術，他們能在艱困的環境中建立家園。我決定用香蕉針做為強力護身符，這不但解除我的困境，而且也迫使我如何面對這些人，不用旁觀者的身分，我開始接受他們的超自然世界想法，我的叢林之旅也就脫胎換骨了。就在此一剎那，我與新經驗結合得更親密。

我拿出香蕉針護身符，雙方的緊張對峙馬上緩和下來，一些年紀較大的頑固份子，堅持要問清楚故事的細節，但是在其他人看起來，認為我是無辜的。我心中的石頭放了下來，我的血液與

腎上液衝過全身，連指尖與腳尖都有些麻痛，頭有點疼痛，也慶幸此時能全身而退。

他們放我走了，不過時間已晚，趕不到原先計畫的浪蘇奧巴蘭村，只好在浪烏羅村過一夜。那夜他們讓我獨自睡在簡陋的木屋，面對難以下嚥的晚餐之時，不知道有多少打眼睛從木板的節眼或縫隙中偷偷盯著我。晚餐是半腐半臭的魚，在碗中搗碎送來，肉與刺混成一團，吃完了飯，在骯髒的屋角撑起蚊帳，打開毯子，精疲力竭的蒙頭便睡。

我相信，那夜的議論仍然紛紛，因為我一起床離開村落之際，碰到一個年輕人站在我去路之旁，他光著雙腳，穿著藍色短褲，身體結實，帶著手套並握著一把出鞘的巴蘭刀。我走近他的時候，他對於我的招呼相應不理，但是我走過他面前，他馬上跟我保持幾公尺的距離，亦步亦趨的；我們走了一段路，我決定還是跟他正面相對才是，我回身要開口之際，他已遁入灌木叢中。我知道，他離我所立之處不到十幾公尺，但是怎麼也看不見他的蹤影，幾個月來，這片叢林似乎盡是仁澤的賜予，瞬息間卻變成令人戰慄的地獄。很明顯的，我隨時可能成爲祭品。

我爬過河谷，走過廢農舍，在黎東巴頁村略爲停留一下，詢問浪蘇奧巴蘭村的方向。從黎東巴頁村的盡頭，我看見半空中吊著一個籠子，是由十五公分粗的樹幹紮成的，裡面有一塊斜地板，讓糞便掉出來，蒼蠅飛進去。籠子大約一公尺八×一公尺五，高一公尺二，沒有門也沒有窗子，上有頂，這是裝「人」的，不是關「動物」的。我後來才曉得，關在裡面的人只能從橫木的空隙看到外頭，那個人已經關了兩年，但不知道是犯了什麼罪行。成群黑蒼蠅的嗡嗡鬧聲，不逼瘋他才怪。我對這位關在籠內的人有難兄難弟的感覺，當我想跟他談話的時候，他卻逃到另一個角落，我的出現一定令他害怕。

我失去了安全感及自信心，我對時間也沒有了概念，在憂心的時刻，百來公尺的路，好比一公里那麼遠，我的思考變得雜亂無章與顛三倒四。不能走回頭路了，自從離開浪蘇奧阿拿村的第三天，我開始緊張起來，有種被監視的感覺。我全身溼透，走走停停，聳起耳朵，聽聽看有沒有脚步声或刀砍灌木叢的聲音，我掃瞄四周濃密難穿的綠牆與棕色的枝葉，並沒有看見什麼，叢林的聲響：風聲、樹葉沙沙聲、水滴聲、枝幹磨擦聲，一如往昔。我看見枝頭上有隻黑色的犀鳥，我呼哨幾聲，想獲得一些和善與鼓勵的回響，犀鳥的回音卻像死囚的求饒。

我加緊脚步，走向浪蘇奧巴蘭村，只希望浪鳥羅的事件不再重演，我要一個嶄新的開始。我現在才真正的體會到以前的想法多麼天真與愚蠢，我形單影隻，無依無靠，現在除了努力趕路與設法放鬆心情之外，不知道還能幹什麼。我好幾次停下脚步，想回頭算了，但是猶疑中仍然繼續趕著路。我坐下來歇一會，清理思路的時候，憂患意識馬上又湧上心頭。

我知道浪蘇奧巴蘭是卡延河谷源頭的最後一個村落，如果那邊的村民也不友善，我就進退兩難了。距離我能離開這裡的海邊，橫著一道六百四十公里的原始雨林。

趕到浪蘇奧巴蘭村時已是傍晚，我思緒零亂，神智不清，水蛭與刺藤的雙重攻擊下，雙腿血跡斑斑。村民領我到酋長的長屋去，還沒有見著他的面，四周已來了一打肯雅人。藤籃的背帶深深的吃入我的雙肩，疼痛異常；襯衫緊貼背部，熱浪難抵；他們看來態度很安詳，充滿好奇，但是我眼中的感覺是他們看穿我內心的恐慌與心虛。

我們從稻米收成談起，大約十分鐘的光景，左邊傳來熟悉的地板吱吱聲與木門碰的一聲，話還在嘴邊，我已仰頭，希望看到酋長來到，但眼前卻是一位年輕、白皙、金髮的女人。她身上裹

著印花沙龍，上身一件襯衫，打著光腳，面帶笑容，美麗動人，我緊張的心情馬上就鬆懈下來。一個謎樣的女人出現，這怎么可能？真是難以置信，我如墜入迷霧之中。我報以微笑，只覺得壓抑下的恐懼與憂愁開始融化了。

她站在我面前，飄來一陣香氣，不是香皂或香水，是來自另一種文化，另一個世界，另一種新鮮、奇妙的味道，我開始對叢林營火的煙與獸肉的好感有了懷疑。我們用印尼話對談，以肯雅族的習慣，和平緩慢的從不著邊際開始，不急於進入主題，一步一步的才提到正事。房間裡的人越聚越多，他們靜坐著，注視著，聆聽著，兩人想講國語的心情越來越濃，終於，她開口了：「我是欣霞，住在隔壁，會長晚上才會回來，願意到我那裡坐一坐嗎？」

